

# 宋以朗憶宋家客廳高朋滿座

●在去年舉辦的「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——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」展覽中，宋以朗提供了多幅張愛玲肖像資料圖片。



本不是從事文學工作的人，甚或念的也不是文科，卻因了張愛玲這個名字，與南來北往的文學符號牽扯上半生關係，這可不就是宋以朗的「半生緣」？宋以朗與媒體的接觸，大都因為前人留下的故事與舊賬，他作為一本「人形歷史書」，便自然承擔了傳承下去的責任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 
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



●宋以朗擔負着將「文學名人往事」傳承下去的責任。

# 猶記蛛絲馬跡中「不華麗」的張愛玲

2003年，宋以朗與其姐宋元琳原本都在美國工作生活，其母親宋麗文美中風病重，急需要一人回港照料，事情看似無期，權衡之後姐弟倆「分配」了單身的宋以朗赴前線。然而，這卻成為了宋以朗無意間為自己後半生攬下的擔子，也成為了「宋家客廳」的一種不可名狀的文化延續。

## 在「宋家客廳」裏尋寶探秘

《宋家客廳》一書是圍繞父親宋洪徐徐展開的一本憶舊集，卻也是從其祖父宋春舫便開始的，加上宋以朗，可算是「屬於中國數代才子的一百年」。最精彩的部分當然各人有各人的喜好，但說起錢鍾書、傅雷、張愛玲，如此迷人的文學年代怎不叫人心嚮往之？那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的時代，群芳鬥艷，百家爭鳴，最不缺的便是才情、豪情、真性情。因此，到了現在，該挖的寶藏也都慢慢浮出頭了，仍舊有人不厭其煩地問宋以朗：他們是怎樣的呢？與現代人追星倒也別無兩樣。對於旁人來說如珍如寶的「文學名人往事」，於宋以朗看來，無非是父親「退休後沒事做」的茶餘飯後閒聊，想來實在叫做文學研究的人妒忌得要命。「家裏有一張很大的白紙，上面就會寫這個是曾祖父，那個是祖父，類似像家譜一樣的關係圖。」他說。

而《宋家客廳》一書的面世，是因為《南方都市报》十餘年前邀請宋以朗寫系列文章，每周一版，以年為期，內容則是讓他自己作打算，「我從沒有打算要出一本書，講宋家的故事。」並非文科出身，宋以朗覺得「很辛苦」。「因為要我寫52個故事，每周都有編輯來催我：『在哪裏啊？』」他笑說。

集結成書之後，宋以朗才驚覺當中內容有一些錯誤，尤其是與姐姐反覆核實之後，挑出了這些小錯誤，那怎麼辦呢？「書都出了十年了，能怎麼辦呢？」不過，寫作的方法並不根據自己的揣測，「比如我不會去猜張愛玲是怎樣想的，一定是書信中有線索，才會寫出來。」他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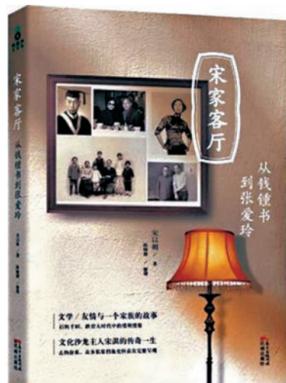
個人的想法也有，因為很多故事都是從宋洪口中得知的，但宋以朗並沒有親身經歷，「例如我爸爸說當年與徐志摩及其一家都十分熟悉，而他當年見到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，他怎麼會知道得那麼清楚呢？正如我十幾歲見到張愛玲，我怎麼可能知道她的私事呢？因此我也留下了很多疑問，爸爸和我談過的那些故事到底有幾分是真實的呢？」如此代代口耳相傳下來，難免有些錯漏，宋以朗看得也很開，畢竟講古不是考古。

## 神秘的「梁文星」

倘若再把時鐘撥回到1952年，宋洪夫婦舉家從上海搬遷到香港北角，而宋以朗對上海生活有任何印象嗎？「我當時只有三個星期大，問我姐姐也沒有用，她只大我兩年。」他笑着答。事實上，彼時十來歲便出國念書，一待就是30年，要問他對香港以及那個著名的「宋家客廳」的印象，他的記憶也是寥寥無幾，更多的便是後來從若干書信中順藤摸瓜，千絲萬縷中得出的零散軼事。

好在，宋以朗是統計學博士，宋家老宅藏着文學歲月留下的一筆筆舊賬，他一一翻出來，整理好，「這筆賬不屬於我，屬於文學界，是做研究的依據。」他如是說。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談話中，宋老先生幽默得很，常把自己說笑了，記憶也精準得很，記得的他都說得清晰，不記得抑或實在不清楚的，他便直言確非自己經歷的，也不願意過多揣測。惟一件事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便是父親宋洪的筆名。

文人吳興華在文革期間去世，與宋洪之間也是非常親密的關係，但箇中故事宋洪卻沒有詳細告訴宋以朗，



●宋以朗著《宋家客廳：從錢鍾書到張愛玲》。資料圖片

宋以朗（中）與都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（左）及都大圖書館館長譚文力（右）共同分享對文學研究的見解。



「他的作品其實對香港文壇有很大的影響，但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往事，我後來有去考究過他的故事，得知了上世紀五十年代，香港文壇出現了一個叫做『梁文星』的文人，卻沒有人見過、認識他。」

宋以朗猜測道，這些文章應該是由吳興華與宋洪討論出的一些意見，甚或某些都是出自吳興華的親身手筆，「但當時還處於文革時期，父親宋洪為了保護他的家人，便沒有太過清楚地講出來，甚至沒有告訴過我吳興華是誰，因此也沒有得到過證實，僅僅是我的想法。」

「我的證據是目前還有一些吳興華的手稿，而當中一些詩作的署名是『梁文星』，『梁文星』不是由宋洪擔任的中間人還能是誰呢。」宋以朗笑說。

## 「固執的」翻譯家傅雷

宋洪與好友們的書信來往，數量龐大，除了廣為人知的錢鍾書與張愛玲，宋以朗還在書中記載了額外的幾位，理由是家中有他們的書信，且數量不少。翻譯家傅雷也是宋家的座上客，傅雷曾是上海宋家房屋的租客，因此熟識下來，「他是很固執的，一定要將自己當成租客。」宋以朗說。

宋以朗的祖母去世的時候，傅雷將上海家裏的情況一五一十寫來，寄給香港的宋洪，「那封信寫得非常工整，我當時還未看到內容，便已經覺得很感動，也許內容寫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小事，包括訂了牛奶被誰拿走了之類的趣事罷了，但傅雷非常重視。」足見當年文人墨客之間的情誼。

## 14箱遺物煙火氣得離譜

宋洪與張愛玲之間的過往，已被太多人傳播渲染，也算是淵源至深的作家，最大原因便是她留下的遺產全權交給了宋家處理，後又再交到宋以朗手上。「大家都認為張愛玲有一些非常明確的意願，但事實上當收到所有東西的時候是非常混亂的。」宋以朗記得，張愛玲去世的時候，有一份遺囑交代宋洪為執行人，需要他們去清理租住的房間中剩下的東西，「清單當中甚至有提到，房間中有一個冰櫃，不需要運回香港，」宋以朗笑道，「統共有14箱的遺物由海運送回香港。」而這14箱的遺物，是張愛玲晚年時候隨手收拾，非常混亂，這樣的景象，似乎與她「華麗」的形象全然不符合。誰知道寫下了這麼多蕩氣迴腸故事的一代名家，清單中提出來「冰櫃不要了」如此這樣的話，實在煙火氣得離譜。

「可能因此對我來說，這些文人的距離就很近，」但他說道，「這並不是說不浪漫，而是一些非常務實的事情落到了我父親和我的手上。」

處理張愛玲的文學遺產，對於宋以朗來說只是繁複，但是不算難。反而面對父親宋洪的往事，卻是麻煩的，「因為宋洪不是一個人。」張愛玲、錢鍾書都有非常明確的頭銜，但宋洪卻只能被稱為「搞文化的」，「他既進過電影界，寫過劇本，後來因為喜歡《紅樓夢》，又寫了一些研究的文章，卻又還有其他翻譯家、詩人等等的身份。」於是，最後整理宋洪與他人的書信，才能真正從中得到宋家客廳中留下的千絲萬縷。

# 珍貴文獻由都會大學及學者參觀研究

早前，宋以朗及其姐宋元琳向香港都會大學慷慨捐贈一批珍貴文物，包括張愛玲的手稿、個人物品，以及與摯友宋洪和宋麗文美夫婦（宋氏姊弟的父母）等人往來的書信。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館長譚文力提到：「我們目前是計劃建立一個展覽中心，是對外開放的，打算做一個有尊貴的參觀，能夠讓有興趣的同學或者公眾來參觀。」

「這很多年來宋以朗對於這些手稿、收藏品的保存是很有條理的，對於我們的工作來說是很有幫助的，而我們之後將會根據學生、老師的研究需求排出優先次序，整理出來之後會支援學者的需求。此外，我們認為宋氏夫婦對文壇的影響是很大的，我們也抱着要繼續推廣的理念，無論是展覽還是數字化都會花功夫。全世界都對這些珍貴的文獻有興趣，之後我們會向國際開放，讓大家都能夠看到這些難得的資料。」他續說。



●宋以朗（左五）早前將張愛玲、宋洪及宋麗文美的手稿與遺物捐贈予香港都會大學。都大供圖



●宋以朗捐贈予都大的張愛玲文獻及遺物中包含手稿《異鄉記》。中通社



●宋家客廳的餐桌及餐椅也在捐贈物品之列。網上圖片

# 霍娟 太行山深處的文物「撐傘人」

4月的太行山中仍透着寒意，文物保護志願者霍娟和同伴們已穿梭在太行山麓的村落間，為古建築進行春季巡檢。霍娟來自山西省長治市潞州區，2018年，她加入長治市文明守望文物



●志願者們與村委會、文物部門等聯合為大鐸村的古戲台搭建「保護傘」。新華社

保護志願者服務中心。多年來，她和志願者們翻山越嶺、走街串巷，通過為古建築「撐傘」、義務巡查講解等，守護着太行山深處的文明記憶。

山西是中國古建大省，現存古建築2.8萬處，素有「中國古代建築寶庫」之稱。長治市位於山西東南部，被太行山、太岳山環抱，分散着3,500餘處古建築。「長治市平均每個村都有一處古建築，保護管理的難度和成本很大。」在走訪中，霍娟和志願者們發現，有的古建築無人看護，損壞比較嚴重。

2019年4月，長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護志願者服務中心推出「搶救古建撐傘行動」（簡稱「撐傘」行動）。「古建築大多數是木結構，怕水怕火。」霍娟介紹，「撐傘」就是通過不破壞古建築本體的方式，在外圍加蓋彩鋼瓦護棚，或加設支撐結構，減少雨水、大風等天氣對古建築的損害，延長古建築壽命，爭取更多等待修繕的時間。

## 與文物成為緊密相連的「同伴」

霍娟回憶，平順縣大鐸村的古戲台年久失修，當地村民一直擔憂「一場雨戲台就塌了」。2019年，獲得文物部門認可後，大鐸村與文保志願者合作，發動村民集資，搭建保護棚保護古戲台，留住了村民們心中的鄉村記憶。

「撐傘」行動開展以來，志願者們已成功幫助30多處鄉村古建築搭建彩鋼瓦保護棚。「『撐傘』的意義不僅是搭建彩鋼瓦保護棚，還讓村民了解了古建築的歷史，激發村民們的自發保護意識。」古建築大都在山村裏，翻山越嶺，吃不上飯是常事。在黎城縣尋訪石窟時，霍娟在放羊小路上摔了一跤，手上都是傷口，褲子也破了。說起這項工作，霍娟覺得「有成就，艱辛但值得」。

「掃街」探尋、文物「認養」、古村落活化……一個個實實在在的活動，讓霍娟和這些文

物成為緊密相連的「同伴」。她和志願者們呵護着文物，也從中感受着歷史的味道。同時，作為志願團隊講解組組長，霍娟還義務為長治和晉城兩市文保中心培訓志願者講解員100餘名。講解組的志願者們每周六定點在長治上黨門、潞安府城隍廟等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輪值，宣講名勝古蹟、人文歷史。「去年，《黑神話：悟空》遊戲大火，吸引各地遊客來山西旅遊。我們的古建築正在被更多人看到，作為一名文保志願者，非常自豪。」霍娟說，「文物保護需要公眾共同努力，希望大家與我們一起了解文物、保護文物。」

●霍娟（前）與同伴在山間巡查古建築。受訪者供圖

